

王幾司刺虎記

上.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四 十 編

言 情 小 說

璣 司 刺 虎 記

卷 上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名 家 小 說

神怪
小說

三 千 年 艷 尸 記

二册
七角
五分

英國哈葛德著林紆譯 是書敘一英國少年遵先

代遺囑爲其遠祖復仇遂冒險遠涉入一人跡不到

之荒島島中有一女王得長生不死之術活二千餘

年入火不焚且預知未來事願秉性酷嗜殺人而又

具有驚魂奪魄之貌忽而威福自恣忽而情欲纏綿

少年見之遂爲之顛倒演出種種離奇之情劇人奇

事奇譯筆尤能曲折委婉誠神怪小說中之奇觀也

社會

小說

亞 媚 女 士 別 傳

二册
八角

英國却而司迭更司著 是書敘亞媚父女一家被

陷入獄並其後遇拯復產各情事曲折折折詭秘離

奇直令閱者茫然無從捉摸譯筆復詼奇可喜其摹

繪倫敦社會中種種醜態尤爲窮形極相惟妙惟肖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機司刺虎記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原 著 者

英 國 哈 葛 德

譯 述 者

靜 海 陳 家 紆
閩 侯 林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
濟南開封太原
安

※ 此 書 有

影宋本

五百家音
辨注釋

韓昌黎集

分訂四十册
定價二十元
加外楠木箱五元

此書據宋慶元六年建安魏仲舉刊本影印韓集在宋時撰有攷證音訓者自洪興祖以下凡數百家而今皆亡矣非宋槧猶存後人惡從攷見哉清四庫本據富觀樓翻刻本著錄然止正集四十卷今宋本正集外并外集十卷序傳碑記一卷類譜十卷考異十卷釐然具在洵人間罕見之閼籍經藏自明山陰祁氏後轉入惠氏丁氏今歸江南圖書館古色古香實宋槧之至精者海內好古之家想望久矣本館向之商借攝影上石以廣流傳撫印精良與原本不差累黍精潢切訂悉仿宋元舊本之式此書有黃紙白紙二種各印百部價格相同鑒藏家當以先覩為快也

序

英特之戰。英人狙於常勝。乃不期其能敗。梟將見殊。元戎受執。政府戚戚。至通款於布耳。此亦可云智盡能索之時矣。而終不之餒。再接再厲。卒奄有全洲。民主之局。遂泛是則天意使然乎。布耳驟勝而驕。英人以必勝爲止。宜乎特消而英長也。凡與大國角力。非積上下十餘年之功。訓練積儲。厚而逾。厚夥而逾。夥始堪一戰。然使民無怒仇之心。上無善教之方。糧械雖多。而亦無恃。布耳人多不學。惟槍技精。以獵獸者獵人。發匪不中。英人初席長勝之勢。以特人爲可侮。因之而敗。特人又踵英人之轍。以英人爲易與。亦因之而敗。須知天下無易與之國。不存戒心。無往不敗。卽存戒心。不審長計。雖倖勝。而亦敗。斐洲多山而沮險。英人初來不習地利。故動爲特人所制。乃不知英人持久之心。非復布耳所及。罄無數殖民地之財力。與布耳戰。無論兵力弗及。卽財力甯及之耶。兵事旣平。英人輕鄙布耳。作爲是書。至云布耳不知算學。聚三十分令析之。但得二十六之數。則陵巖至矣。夫以天下受巖之人。其始恆巖人者。

不長慮而卻顧。但憑一日之憤。取罪羣雄。庚子之事。至今尚足寒心。余譯是書。初不關男女豔情。仇家報復。但謂教育不普。內治不精。兵力不足。糧械不積。萬萬勿開釁於外人也。

皇帝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閩縣林紓畏廬父紱

（此處文字因模糊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為正文內容）

璣司刺虎記卷上

英國哈葛德著

靜海陳家麟

閩縣林紆

同譯

第一章

南斐洲東南嚮之德蘭士瓦。或名之曰特國。其地至炎酷。雖至蕭晨。而炎威仍未少卻。逾二禮拜不雨者。酷乃加甚。一日乃大酷熱。較他處尤倍。以此間多烈日。土著不以爲熱。律以他處。當加甚矣。是時並藍色之蓮花。長於渚間。爲暑風所蒸迫。亦低垂其朶。其熱乃類火山崩裂。直烘此花。狀至憔悴可憐。而夾道之草。亦垂垂且枯。道本歧出。大類女子雪膚。呈露其細筋。撲面來風。均挾沙土而至。晨興熱風。卽起。至於晚中。爲勢始殺。然風至大路。輒作旋螺形。直搏沙土。上矗如柱。風土相搏。風過後。土柱尙植。徐徐始下。委於地。當旋風盛時。適有騎士。振轡衝風而過。其人頗罷。茶馬力尤瘠。夫以生人冒此暑風直前。其罷初無足異。忽見旋風斗止。而所謂土柱。亦漸漸而

委此騎士亦少停。如有所思。卽對其馬曰。旋風之起。塵猶人之居世。顧此風亦無從知其所起。及至後。搏土成柱。復委土於地。甯不如人之擾擾耶。騎士者壯碩人也。其貌甚寢。爲年可三十許。二睛作藍色。顏色紅黃交雜。對馬言後。復鞭馬而前。曰。趣行。若遲遲者。恐今日不能面克老弗替。時馬轉斜徑。復自言曰。此路果可通彼家。路轉果見小崗阜。相距可四五英里。德蘭士瓦多荷蘭人。英人與之雜處。文野半之。稱荷人曰布耳。騎士復自言。布耳告我。此間有兩歧路。或愚我耶。然爲路幸未遠。布耳言克老弗替。家在小岡之底。自大路分支至彼。爲時僅半句鐘。吾今無問其他。且前試之。語後鞭馬。馬大犇。騎士者大尉約翰尼羅也。約翰復在馬上自言曰。人生在世。其事至怪。卽以吾論。年已三十四歲。在軍隊十四年。初入伍時。尙思陞轉。今則將與田父學治田矣。蓋運命所定。不能不隨之。而趨正凝思間。仰面向高陂。斗見一非常之狀。高陂去大尉約五百碼。高陂之後。一女人跨小驪駒。力馳過陂而來。其後有絕大之駝鳥。張翼而追。鳥步可跨及十二尺。女人之馬。去駝鳥僅二十碼。驪駒直向約翰

而趨。馬力本不及。鴛鳥。又五秒鐘中。鴛鳥追及女人矣。鴛鳥高飛。以雙爪踢女人下。騎約翰觀之。幾暈。方其下爪時。其聲甚厲。然幸不及女人之身。適著馬股。馬立偃於地。女立引其轡。馬復騰起。前趨。鴛鳥復飛。以爪踢之。爪未及時。而女已伏身。自馬首前墜。鴛鳥進踢此女。且以翅擊之。幾死。正於此時。約翰馬及鴛鳥。鴛鳥既見約翰。卽舍女而奔約翰。然鴛鳥擊人。必先從容雅步。約翰者。初未曾見。馬爲英產。亦未之見。則大驚而卻退。在理。約翰本可斂避。惟見婦人爲鷺鳥所擊。勢在不能不援。既見馬不前進。則下馬執鞭。往敵鴛鳥。方約翰進時。鳥亦止步。以目側視。引頸。若與約翰點頭。忽爾立張其翅。趣擊約翰。鳥進撲時。約翰疾避。而鳥爪已蹴約翰之肩。約翰復避。則左爪復進。約翰中爪立仆。則大怒。負痛騰起。以皮鞭立敲鳥頸。鳥受鞭。搖搖欲顛。約翰立前。攀其翼。鴛鳥引身而轉。約翰與之俱轉。其始少徐。後乃愈促。約翰目爲之眩。眩極。立釋其手。仰跌。鴛鳥立近其身。以足蹴之。顧人臥地。中鳥力不之及。或中。或虛。幸不及其要害。於是半分鐘。約翰自知必死。正於此時。忽見有人。力攀鴛鳥之股。

即聞有聲言曰。君趣握鳥頸。令死不爾者。君且無佻。語發後。約翰立醒。強起。而駝鳥則及此婦人。同顛頓於地上。約翰力前。握鳥頸。力拗之。鳥亦爭命。久之。遂死。駝鳥既死。約翰亦僵臥如死。時鳥死。而婦人亦無動。約翰自念。鳥固死矣。此婦人亦死耶。顧頭岑岑然。竟不能起。知駝鳥不能更起。則張目視此婦人。此婦人亦沈緜。臥於駝鳥之背。約翰見此婦人。額廣而髻低。髮作金色。雖容色青白。而風神殊佳。口闊而不傷其媚。時二目已閉。不能辨爲何色。然爲年似在二十上下。約翰獸行而前。往執婦人之手。搖之。似與爲禮。手作棕黃色。以掌辨之。似治工。非深居之閨秀。此時婦人已張目。作蔚藍色。絕媚。既蘇而坐。微哂。言曰。吾身見擊於鷲鳥。幾暈於心。滋媿。約翰方欲擊冠爲禮。冠已不見。即答曰。此事非奇。想馬丹爲鳥羽所擊。爲創。或不至劇。婦人曰。今茲亦不之知。幸壯士爲除此害。此鳥爲吾所飼。去年死一小兒。前三日。從圈中逃出。既出。乃不知其所向。我故出而覓之。今日乃相遇於此。當去年殺一小兒時。吾力勸吾世父殺之。父美其羽毛。故不之殺。語至此。約翰問曰。密司爲克老弗替耶。女曰。

然吾女兄弟二人。吾名貝色。以狀卜之。客得毋爲大尉約翰尼羅乎。吾世父甚望君來助之治田。飼鳥。約翰指死鳥曰。飼鳥咸如此。鳥者我亦不敢從事。女笑笑。時白齒盡露如編貝。言曰。吾家所飼鳥劣者。但有此耳。他皆馴善。惟大尉來此。殊寂寞寡歡趣。此間舍布耳外。少英國人去。吾家不遠。有地瓦克司屈羅。是間多英人舍。是則寥寥。然約翰見此女。雖長。自蠻荒然吐屬。至溫雅。即曰。我來卽爲君世父及君兄弟。何必別尋良伴。女曰。吾弱質無學。胡足以友大尉。吾姊璣司人至聰明。曾執業於開普敦學校。卽吾亦嚮學。特未有得。不如吾姊佳。復曰。吾馬已奔歸。或君馬亦逐吾馬俱去。惟吾二人。何由上路。吾家在慕方滕。距此尙非近。今大尉尙能步乎。約翰曰。今且試之。惟吾爲駝鳥所蹴。良苦。時尙偃臥。語後。約翰強起。竟顛頓欲仆。二股之堅如鐵。卽曰。君家去此。又幾里者。女曰。但盡此高陂外。卽吾家。然去此尙一英里。吾創已矣。前此爲駝鳥所擊。驚極而暈。初無大創。今愈矣。語後。跳躍於草地之間。復曰。吾股亦痛。當彼此相扶攜而行。特恐吾蒲柳之質。不足以佐君子上道。約翰笑曰。是何言者。

於是二人遂扶攜前趣。

第二章

約翰尼羅遂及貝色相將而行。可一百碼以外。貝色曰。吾固有一語問君。幸君勿介。約翰曰。吾不汝怪也。貝色曰。君何爲至此荒寒之壤。約翰曰。是言胡由發問。貝色曰。吾思君後此必不安於此間。似君嶽嶽丈夫。又身在兵間。不足屈居荒裔。此間惟吾世父及吾女兄弟屏居。布耳之僑居者。率鄙野無文。防爲君子所怒。約翰笑曰。吾英之人。但圖得利。胡尙齷齪之苛禮。吾今且告女郎以身世。吾在軍十四年。今茲三十四歲矣。其能居軍久者。以吾從母年予我一百二十鎊。借此粗足爲生。今從母亡矣。遺產舍喪葬等事外。僅得一千一百一十五鎊。以此收其子金。年僅五十鎊。吾遂支絀。不能更處兵間矣。吾軍隊至自毛利下士。及於德班。諸軍盡歸本國。吾之羈旅於此。正以心悅是間風物。亦以歸國無資。故乞假於大帥。以一年爲期。即此一年假中。借資遊歷。並學治田。在德班時。聞一友人言。尊伯將招火伴一。同理田事。每股必

一千鎊。以尊伯年高。恐不及照料。故託吾友先容。預至是間習耕。果能耕者。始出此千鎊之金。因是之故。闐然而來。來時適君爲駝鳥所困。因而脫君於險。貝色笑曰。先生之來。吾家人至欣悅而耦耕。貝色言竟。二人已及高陂之上。卽女爲駝鳥所驅。偪之來路。舉目忽見一開佛耳人。也。土人方以手引小驪駒。卽女所乘者。又一則約翰騎也。馬後可二十碼之遠。尤有一女人隨之。貝色曰。馬至矣。此吾姊璣司以馬來也。璣司去約翰非遠。約翰視此女姊。骨幹瘦小。髮修作旋螺。其貌乃不及貝色。然臉作微青色。黑睛。雖瘦小而甚輕盈。且韶秀可喜。約翰方凝視間。璣司已至。璣司以面視約翰。謂其妹曰。此客胡來。貝色遂一一告璣司以狀。卽引約翰爲證。二人語時。約翰靜立以待。貝色告其姊。以駝鳥兇狀。璣司聞時。夷然無動。約翰大奇。乃謂此女聞險。噉事初不爲動。何也。更細審璣司。貌雖不變。而二目乃似汪然欲涕。方恍然知非無情者。顧面容無動而動之。眼波兩兩相較。似近兩歧。貝色語已。璣司曰。脫險殊不易。易然吾心亦頗惜駝鳥之死。約翰聞言。進曰。貴女弟見阨於此。畜九死一生。鳥死胡爲。

見惜璣司曰。我習此鳥。鳥惟吾一身飼之。他人莫能近。貝色曰。然適死鳥服從吾姊。如狗之戀主。此事滋怪。貝色又曰。今且勿談他事。趣歸。天垂晚矣。貝色與土人作蘇嚕語曰。若治爾鞭。扶客上馬。且收其勒。此時約翰上馬。貝色亦上小驪駒。四人遂各以騎步反。未久。至一孔道。夾道皆樹林。聞犬吠聲。燈光已射出林表。知至家矣。門外抱以長廊。二人下馬。門中即聞有歡笑聲。出一偉丈夫。門次燈光已燭見主人。軀幹似高。而年高微僂。所云高者。蓋謂其年壯之時也。髮白頂禿。雙披其肩。立於門次。爲燈所照。禿頂愈形光澤。面色已皺。尙作絳色。雙眉亦濃黑。二目耿耿有神。善而非兇。時含溫藹之氣。衣野服。靴則高筩。冠則廣簷。是人卽克老弗替也。居是間。乃大有名。面約翰曰。來者其大尉約翰尼羅乎。老夫已聞土人道大尉臨貺。今日果至。吾心滋樂。語至此。約翰已下馬。以足痛故。土人扶將而下。老人驚曰。將軍何爲荏茶至此。約翰曰。公家駝鳥。幾殺我及女公子。吾幸誅之矣。貝色遂語老人以狀。且語且入門。老人曰。貝色託上帝之憐。完其命。仍謝壯士匡救之力。遂命土人以牛車。取死鳥歸。取

其羽勿令爲野獸及飛鷹所飽。客旣歸坐。即出水滌其創。藥裹之。蹙行赴餐房。饋已陳列。約翰覘客座。几筵地衣。一一均如歐洲。牆隅置一風琴。架上庋異書無數。約翰知此書必爲璣司所讀。餐後至飽。二女中貝色歌而璣司琴。主客均吸菸斗。約翰見貝色跳舞至便利。似一無所創。而璣司調琴。又似抑抑不樂。老人曰。璣司歌爲絕技。適其興趣時。乃絕宜人。卽令璣司出歌媚客。於是璣司按琴而歌。歌時音可繞梁。詞非英製。蓋歌日耳曼歌。抑揚抗墜。悅耳醉心。歌已。約翰覺俗念都蠲。塵襟盡滌。坐而無言。厥狀似暈。俄而引目。忽見貝色旁觀。作驚訝狀。璣司雖不歌。而手尙按弦。首低髮垂。大似有冠冕加其頂上。老人曰。約翰尼羅。汝謂吾從女所歌如何。似足令人疏爽。約翰曰。此歌爲吾生所未聞。吾在兵間。聞歌亦數。不期在荒寒無人之境。竟聆雅奏。約翰語時。璣司趣回其首。容色大有所感。言曰。大尉約翰尼羅。吾今日貢醜於尊客之前。幸勿哂我。語後復曰。我將出。願客安眠。無恙。遂出。璣司旣出。老人以菸斗背指其人。似有無窮之言。不能遽出。約翰莫審其旨。亦不之問。璣司旣出。貝色亦起。過

約翰之前曰。吾爲君治臥具。能否中程。且曰。君若謂花香過穠。不適於鼻觀者。則請閉近花之窗。別開他窗。以納空氣。語後。亦點首出臨去時。約翰以目送之。見貝色輕盈婀娜。凌波微步而去。二女既去。老人推酒盃。近約翰曰。客請受火酒。於創良有所益。適客出。吾貝色於死。吾尙未鳴謝。須知此女之佳。天下固未有其匹。汝觀此女容色。既佳。而操作復敏。一人可兼三人之力。約翰曰。二女士似非同懷。老人曰。客言良似。謂此二女不出一母。實則姊妹相去。僅三歲。貝色二十。機司二十三耳。女生已二十三年。光陰逝水。卽其人之身。亦殊怪。特約翰曰。所謂怪特者。何指。老人叩其菸灰。更納新菸。徐徐言曰。君欲得二女事乎。既與我耦耕。則不宜不達君聽。老夫今且勿言他事。吾生蓋自英倫岡比黎日郡。吾父爲牧師。初無長物。吾二十歲時。父授我三十鎊。以舟至開普敦。又自開普敦至此。已五十年。今且置吾事。先述此二女子事。方吾離家。吾母已見背。及至開普敦時。聞吾父更娶繼母。年少而多資。門地較父爲遜。既至。復生一弟。母亦捐館。顧予與弟。消息隔絕。但聞其藉博酗酒。匪所不爲。在十二

年以前。竟有奇事。是年吾方在家閒坐。卽在是間吸菸。大雨忽集。遙聞犬吠。余叱狗勿吠。忽聞有叩門聲。狗復大噪。余起啟關。竟入此二女。以領巾自圍。衣至襪縷。吾出門更視。復何人者。顧乃無之。閉關入。見此二女。心殊驚訝。此二女入室。尙自引手勿釋。水淋其額。二女中大者可十一歲。少者可八歲。一卽璣。司一卽貝色也。吾初不相識。已而大女去。小女之冠及其領巾。尋乃知此少者卽爲貝色。冠巾旣去。髮及眉眼皆爲雨淋都溼。少女以拇指置諸脣際。不言不笑。余幾疑身入夢中。大女言曰。敢問此卽爲克老弗替先生住處乎。余曰。此卽是也。我卽克老弗替。爾二人又爲誰。大女曰。我爲伯伯之姪女。蓋自英國跋涉而來。余大驚曰。汝何言。大女則叉手於胸。言曰。先生幸勿驅我於門外。吾妹貝色旣飢且溼。疲不能行矣。言已而哭。少女亦應聲哭。余悲甚。遂引二人至爐次。坐之膝上。令女僕以舊衣易之。雖不稱體。勿恤。又進以葡萄酒及食。二女得飽煖。乃不之悲。笑靨已露。余曰。汝兩小寶貝。前與若父親吻。且告我以胡得至此。然二女所言。後此考之一一皆合。大女之言。述彼父娶婦旣美。而少